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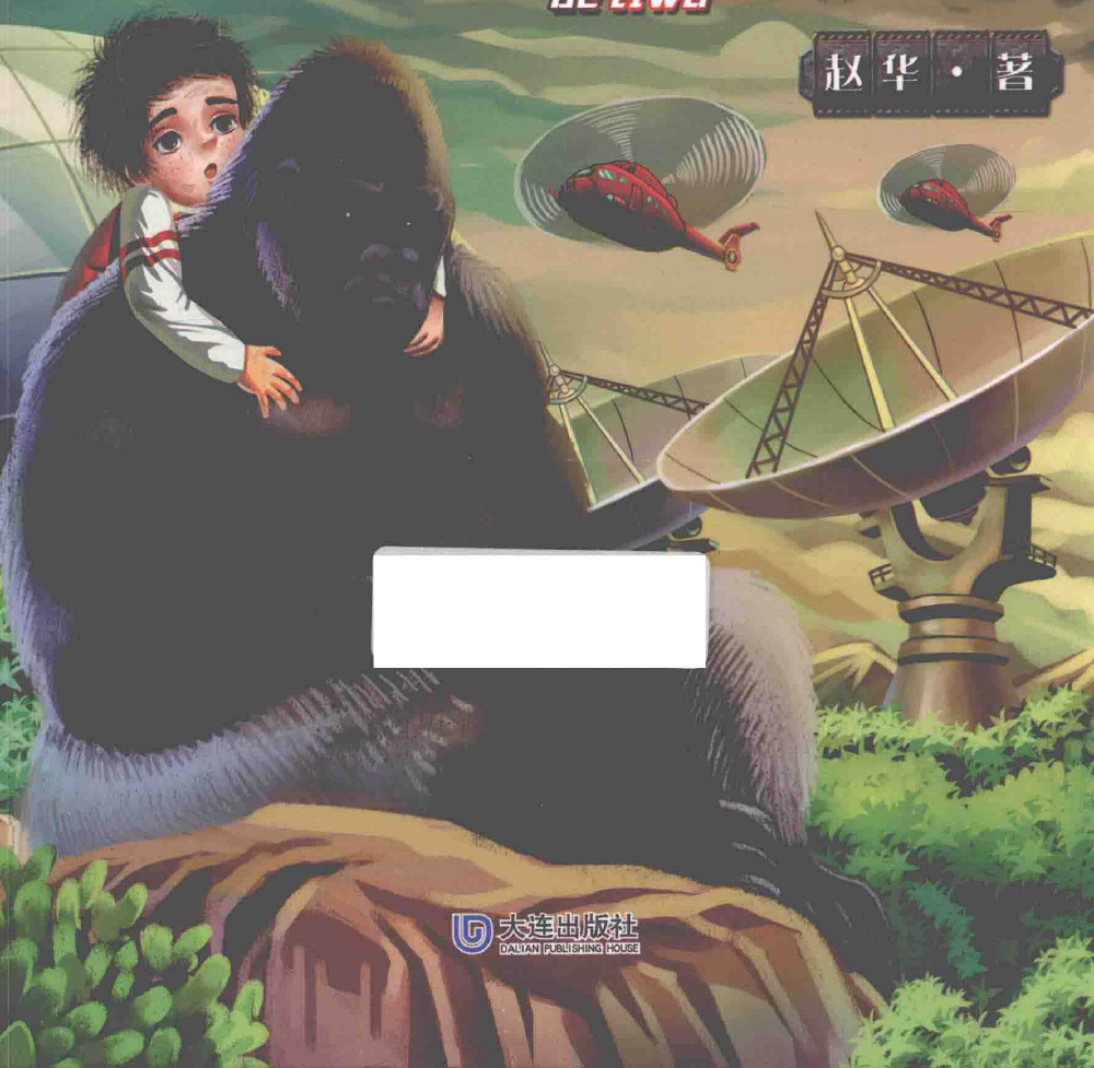


神秘岛
SHENMI DAO
新科幻系列

猩猩的礼物

XINGWANG
DE LIWU

赵华·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神秘岛
XINGWANG
DE LIWU

猩王的礼物

赵华·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赵华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猩王的礼物 / 赵华著. —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9.1
(神秘岛新科幻系列)
ISBN 978-7-5505-1398-3

I. ①猩… II. ①赵… III. ①儿童小说—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6040号

Xingwang De Liwu

猩王的礼物

出版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刘明辉 毕华书 马传思
责任编辑: 满苑
助理编辑: 杜鑫
封面绘图: 冰果插画
封面设计: 林洋
插图绘制: 冰果插画
责任校对: 金琦
责任印制: 曹荣跃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6号三丰大厦A座18层

邮编: 116023

电话: 0411-83621049 / 83621075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邮箱: 2484903367@qq.com

印刷者: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0mm × 220mm

印张: 8

字数: 90千字

出版时间: 201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5-13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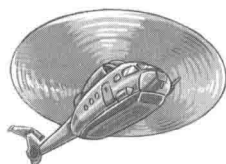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电话: 0411-85809575

目录

Mulu



一、加西亚 / 1

二、金矿 / 6

三、卡乔雷奥 / 9

四、阿尔贝托 / 14

五、小皮萨罗 / 26

六、小皮萨罗回来了 / 32

七、猩猩乐园 / 39

八、美梦易醒 / 51

九、乔伊斯 / 54

十、银背 /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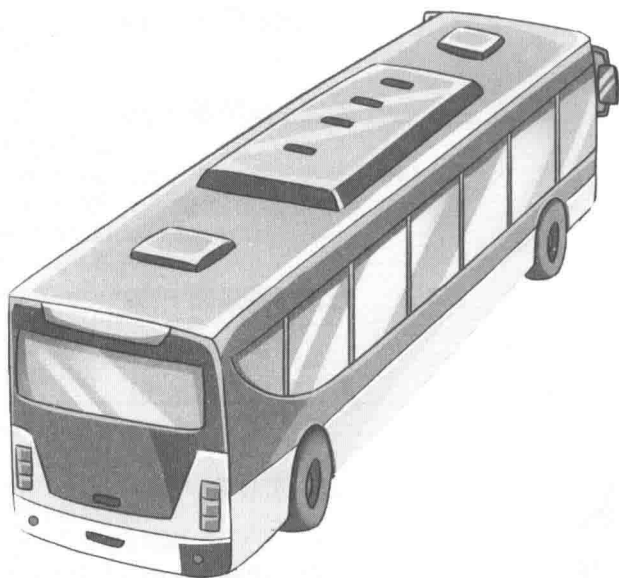


十一、“哇”信号 / 76

十二、登陆者 / 85

十三、南纬十六点三度 / 101

十四、猩王的礼物 / 114





一、加西亚

加西亚又倒在了地上，他喘着粗气，口吐白沫，像是被刺中了毛毛虫一样猛烈地抽搐着，挣扎着。像往常一样，当妈妈风风火火地从屋里跑出来时，加西亚已经昏睡不醒。

妈妈费力地将加西亚背进屋里，将他放在床上。她不指望我能帮上什么忙，但她却不得不指望爸爸能给她一些钱。

妈妈今天的运气不好，蓬头垢面的爸爸回到家中时已经酩酊大醉。他喝不起用葡萄汁酿成的地道的皮斯科酒，只好从黑市上购买那些用工业酒精勾兑出来的劣质的瓶装酒。它们真的很便宜，一大瓶只需要两个索尔，但据说它们更容易让人不省人事。

他大声地唱着《国家进行曲》踉踉跄跄地冲进屋里，昏迷不醒的加西亚他睬都没睬一下。

“我需要二十个索尔。”当爸爸好不容易安静下来后，妈妈鼓起勇气对他说，“加西亚今天抽搐了五次，德奎利亚尔医生上一次



就说过了，加西亚必须每月注射两次药物，而且他每天必须吃些有营养的东西，不然的话他发作的次数只会越来越频繁。我需要二十个索尔为加西亚买药品和羊奶。”

烂醉如泥的爸爸像被闪电击中一般突然清醒了过来，他从咯吱作响的破藤椅上站起来，瞪着眼睛问：“是我听错了吗？如果我没有迷糊的话，你要二十个索尔给那个废物买药和新鲜的羊奶，是这样的吗？”

妈妈有些紧张，但还是点点头：“我仔细计算过了，我算了好几遍，那些药和最便宜的羊奶加起来至少需要这么多。”

借助着劣质酒精的刺激，爸爸像火山一样猛烈地爆发了：“二十个索尔能买整整一口袋白土豆，就算是黄土豆，就算是黄土豆也能买一大堆。可是你为了那个废物要白白糟蹋掉二十个索尔，你为了他已经糟蹋掉无数索尔啦！”

“他是你的儿子。”妈妈似乎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位不知畏惧的斗士，她紧紧盯着歇斯底里的爸爸，平静地说。

爸爸再一次被激怒了，他举着拳头大喊道：“是的，正是因为娶了你，才有了那个废物！”

“德奎利亚尔医生说过了，这不能全都怪我，也同你有关系，你经常喝酒，酒精会让胎儿的神经中毒的。”

“给人带来噩运的乌鸦……我的矿石里一直没有金子，这一定和你有关系……你们全都是乌鸦……害人的乌鸦……”

我早已忍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争吵，走出了屋子。

天空中静静地亮起了很多颗星星，牧夫座和武仙座已经能依稀辨出轮廓。

加西亚是我的哥哥，不过第一次见到我们的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加西亚比我大两岁，但他比我要矮一整头，这一定是疾病让他发育迟缓的原因。

加西亚刚出生就不正常。他很少哭，也很少动，安静得有些离谱。但如果屋里或者屋外稍微有些动静的话，他就会受到惊吓，颤抖不止。

等他稍大些时，妈妈看出了更多的异样。他的手脚不太协调，直到一岁半也不会开口喊“爸爸妈妈”，而且他的惊厥更加严重，他仿佛是一只孤苦伶仃的小鹿，胆战心惊地站在杀机四伏的草原中，随时准备跳起来狂奔逃命。

加西亚长到三岁的时候，就连普通人也能看出他的不同寻常之处了。他的眼神空洞，看着别人的时候，目光似乎径直穿过对方的眼睛，落到了深不可测的天边。他勉强能够走路，但就像个滑稽的醉鬼一样，东摇西晃，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在地。

最令妈妈感到不安的是，有时候加西亚会突然变得面色铁青、舌头发僵，甚至有时会口里吐着白沫，喉咙像是被谁紧紧掐住一样发出痛苦的含糊不清的叫声，紧接着便像座被推倒的雕塑一样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人事不省。

妈妈将外祖父作为嫁妆给她的戒指换成钱，带加西亚到了大区里条件最好的医院。



那位名叫德奎利亚尔的脑科医生给出了一个让妈妈和爸爸如坠深渊的诊断结果：加西亚患有一种几乎无望治愈的顽疾——先天性脑瘫，同时伴有原发性的癫痫。

望着呆若木鸡的妈妈和爸爸，医生安慰说：“在婴儿出生三个月以内，曾有过低于百分之二的治愈率。虽然孩子现在已经三岁，但如果悉心治疗的话说不定也会产生奇迹。这个世界上不只有凋敝和动荡，它也充满了奇迹。印加文明、马丘比丘古城不都是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奇迹吗？”

心灰意冷的爸爸早就不相信什么奇迹了，他用力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心力交瘁地对医生说：“请告诉我，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家中？”

医生望了望面有菜色的妈妈，苦笑了一下说：“你们或许听说过，母体长期营养不足会使胎儿无法形成正常数量的脑细胞，也会造成神经管闭合不全、神经功能不完善等各种各样的后果。当然，其间的过程十分复杂，谁也说不清楚。”

凄冷的清晨，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母亲却浑身战栗，仿佛一片在风中飘摇的枯叶，随时都会坠下去。

医生突然又问爸爸：“先生，您酗酒吗？”

“怎么？”爸爸脸上的惊愕和那种因为消耗了太多维生素C分解酒精而特有的青白色已经做了回答。

医生认真地对爸爸说：“先生，我要补充的一点是，生下脑瘫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实际情况中男方酗酒更容易引发胎儿智力发

育上的问题，他们娇嫩的神经是经不起乙醇的浸泡的。”

一直默默流泪的妈妈问医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才不会让这个可怜的孩子变得更糟？”

医生叹了一口气：“不要拿他和正常的孩子比，不要难为他、打骂他，也不要嫌弃他、冷落他，那样会让他更加自闭和狂躁。如果每天都能给他一点儿正常孩子会受到的爱，他会放松得多，情况也会好许多。”医生停顿了一下，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望着妈妈说：“另外，每天还要尽可能地让他得到充分的营养，这对他的病情改善十分重要，每一次癫痫发作都会耗费他大量的体能。”

妈妈满怀感激地说：“谢谢您，医生。”然后默默转过身，跟随爸爸离开了医院。

据邻居们说，回到家中的那个晚上，爸爸喝下去了比平常多三倍的酒，并且从此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酒鬼。从前爸爸每周至少有一多半时间是清醒的，他是名公交车司机，但失业和加西亚的病情对这个经不起任何风雨的家庭来说是双重噩梦，爸爸或许被困在其中无法挣脱，更不敢醒来。

很早的时候，街头上时常播放免费的露天电影，我记得在那部名叫《北非谍影》的影片里男主角感慨：“世界上有那么多小镇，小镇里有那么多酒馆，你却走进了我的这一家。”

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国家里有那么多家庭，加西亚却走进了我们这间破屋里。



二、金矿

自从失业后，爸爸一直在寻找新的工作，然而在这个经济几近崩溃的国家里，职业介绍所里永远人满为患，仿佛整个国家的人都在找工作。没有人需要会开公交车的司机，也没有人需要能让老掉牙的二手车重新跑起来的修理工。

有一天，爸爸破天荒地没有喝酒，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墙上的那面破镜子前，仿佛灵魂出窍一般，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他就那样呆坐了整整半天，下午的时候，他总算站起身，一声不响地朝门外走去。

半夜里，望眼欲穿的妈妈终于盼来了爸爸的身影，他推开门后，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有工作了”，便倒头而睡。

两天后，忐忑不安的妈妈终于知道爸爸的工作是什么了：当矿工。

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很久之前就有过黄金国的传说，当年，西班牙殖民者没能在密林中找到它，但现在来自北美的人们在地下发现了它。储量丰富的铜矿和金矿成为岌岌可危的政府的救命稻草，他们允许外国人在这里投资开矿，用那些黄澄澄的矿石来换取外汇，偿还外债。

精于计算的矿主很快取消了安全方面的投资，甚至连一顶廉价的安全帽也完全省掉了，只发放一把气钻便将那些衣衫褴褛的矿工赶进矿道中，他们当中有许多连简单的培训也未曾接受过。而一心只想获取税收和外汇的政府根本顾不上什么安全监管。

没有亲自去过金矿的人很容易把那里想象成四壁闪耀、金光璀璨的天堂，实际上那是世间真实存在的让人望而生畏的地狱。

矿道开在空气稀薄的山脉中，深入地下三百多米的深不见底的矿洞洞口像是通往冥府的大门。七扭八拐的矿道中没有任何支撑物，也没有任何自然的光亮，简陋的电线拉出来的黄灯散发出朦胧的光亮。矿道顶上不时有水滴阴森森地坠下来，越发让人感到这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的空落与可怖。

据矿工们说，每隔一段时间，矿道中便会传来一阵低沉的空洞的轰鸣声，就像是远古的野兽在洪荒的岁月中低吼。通常情况下，轰鸣声会突然响起又突然静下来，然而几分钟后，令人胆裂的密集的吧嗒声便从岩层深处迅速蔓延过来，仿佛是一群受惊的羚羊正在被猛兽追赶。

这时，有经验的矿工就会不顾一切地朝着矿道口夺命狂奔，而



那些从未经历过这样骇人情形的新手和腿脚麻木的倒霉者，注定要被坍塌的岩层活埋。

除了塌方这样的天灾，人祸同样不容小觑。爆破岩层这样极端危险的活，白人矿主们也要想方设法地省钱，他们用性能不稳定的低级炸药来取代膨化硝酸铵炸药，矿工被炸死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很多起，最多的一次死了十七个人。

矿工们接连死亡，白人矿主们并不在意，他们知道，即使亲眼看到残缺不全的尸体从矿坑里被抬出来，那些因长期找不到工作而面临饥饿的青壮年仍会义无反顾地接过凿子和气钻，走进黑黢黢的生死难料的黄金地狱。

爸爸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得知这个消息后，一连好几天妈妈都泣不成声。然而她毫无办法，聊胜于无的救济早就中断了好几个月，如果再没有收入的话，她，还有她的两个孩子——加西亚和我，都要彻底断炊。



三、卡乔雷奥

加西亚的病情没有丝毫改善，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痴愚。直至十岁他仍然不会开口喊声“爸爸妈妈”，他只会像野人一样怪叫。他依旧不会用眼神同人交流，任何人在他面前仿佛都是透明的，他有时候呆呆地望着空荡荡的天空，有时候痴痴地盯着墙脚的一只死蟑螂，一连半个小时都不动一下身体或者眨一下眼睛。

加西亚并非每时每刻都这么安静，一天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他会变得狂暴野蛮，尤其是在癫痫发作的前后，仿佛在他的荒凉的世界里不定时地会出现滔天的洪水和看不清面孔的野兽。

有时候，他甚至抓起地上的煤炭往嘴里塞。妈妈企图从他的手中夺走炭块，可加西亚固执地以为自己握着的是什么珍馐佳肴。他狠狠地咬着下唇，死死地将炭块攥在手里，充满着抗拒与愤怒的喘息将他嘴角的液体变成了污浊的血沫。

加西亚不愿意受到一丁点儿阻拦，他毫无理智，只想随心所欲。



有时候他因为不愿意被妈妈阻拦，甚至会揪扯妈妈的头发。

身强力壮的爸爸每次都能将加西亚制服，但每一次也都会导致加西亚癫痫发作，他倒在地上，喉咙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脸颊憋得青紫，有几次差点儿上不来气。

爸爸无计可施，任何人都无计可施，唯一能同加西亚亲密无间地相处的只有他每天抱在怀里的棕色的公鸡。

爸爸之前献祭山神时原打算只买一只公鸡，但精明的小贩说一下买两只的话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价钱，他解释说：“如果你们的祈愿灵验了的话，你们还得再买一只公鸡答谢山神，单独买一只是很不划算的。”

头一只倒霉的公鸡早早命丧刀下，成了山神的圣餐，活着的这一只其实也并不幸运。疯疯癫癫的加西亚看上了它，把它当成了独一无二的玩具。他同公鸡相处得很融洽，像抱小猫一样将它抱在怀里，用他那谁也听不懂的疯言呓语同公鸡交流，而公鸡则用单调的咯咯声来回应他。

妈妈曾经想用这只鸡去市场上换土豆，但加西亚发疯般地保护它，他紧紧地将它抱在怀里，死也不肯放手。

尽管加西亚越来越疯癫，但爸爸始终保持着最后一道底线，他起码没有抛弃加西亚的打算。然而，卡乔雷奥博彩（一种古老的博彩制度，用矿石支付矿工工资，大多数情况是矿石中一点儿黄金都不含）改变了一切。

在卡乔雷奥博彩第三次惨输后，家里已经两天没有开饭了，那

四个白土豆还是爸爸向工友埃利亚斯借的。埃利亚斯这个月总算撞上了大运，他背出的矿石炼出了一克黄金。

加西亚饥饿难耐，不时地指着长柄锅发出除了妈妈外任何人都听不懂的怪叫。最后，可能是低血糖的缘故，他接连发作了两次癫痫，倒在床上，喘着粗气呼呼大睡。

满面菜色的妈妈实在无计可施，她不是魔术师，无法从这个家徒四壁的棚屋中找到一丁点儿可以下咽的东西来。

黄昏时分，爸爸东倒西歪地回到了家，然后像垮塌的岩层一般倒在了床上，一睡不醒。

“阿兰，你怎么了？”妈妈担心地问。

好一会儿爸爸都没有吭声，妈妈忐忑不安地望着他。最后，他终于沉沉地吐出一句话：“伊沃娜，我们将加西亚还给上帝吧。”

妈妈抖了一下：“你说什么？”

黑暗中传来更加低沉的声音：“伊沃娜，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难接受，可是你都看到了，我们已经完全揭不开锅了，我们已经开始饿肚子了，我们养活不了两个孩子。”

“你要丢弃加西亚吗？你打算听莱加达的话将加西亚抛弃了吗？”妈妈的声音开始颤抖，她知道自己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

“这不是抛弃，伊沃娜，这不是抛弃，我只是将他还给上帝，我们会将他带到山林里，带到滩野中。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将他带到某个陌生的小镇或者人来人往的安卡什大区 and 皮乌拉大



区。伊沃娜，你放心，加西亚无论在哪里上帝都会看到的，让他为加西亚寻找新的归宿吧。”夜色中紧接着传出一阵令人心悸的惨笑。

妈妈揪着自己的胸口哭出声来：“不，阿兰，你一定是醉酒还没有醒来，你一定是在说胡话。加西亚不是上帝的，加西亚是我们的孩子，你不能将他丢在野外，他只会活活饿死！”

爸爸像是得到了提醒，他猛地站起身，大声地说：“可是，再不将这个废物丢掉的话，我们都会饿死的，我们全部会被拖累死的。他一个人的饭量顶得上我们两个人，他的一支针剂就够我们全家吃三天饱饭。”

公鸡被惊醒了，加西亚仍在酣睡。

妈妈泣不成声：“我们再养活加西亚一段时间好吗？德奎利亚尔医生说过了，有些脑瘫儿是能够慢慢恢复到正常的智力水平的。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加西亚的病情也会慢慢好转的。”

“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爸爸彻底地爆发了，“我们已经养了加西亚十年了！整整十年！如果说加西亚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变得越来越痴呆，越来越像只邪恶的毒蜘蛛。伊沃娜，别再听那个书呆子医生的话，他只不过是在安慰你，加西亚永远都不会变成正常孩子的，他只会像毒蜘蛛那样害死我们。”

爸爸不由分说地站起身，向酣睡的加西亚走去，他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目光变得怪异而恐怖。

“不，你不能丢弃加西亚！”妈妈意识到了爸爸将要做什么，死死地拦住他。